

□散 文

植物的安身立命

吴 鲜

可以这么说,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植物一直都占据着统治地位,亿万斯年的进化与繁衍,一路枝繁叶茂,且生生不息。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植物是如何安身立命的?换句话说,植物的安身立命,与我们人类自身又有何关联呢?息息相关。四个字,简简单单,真真切切,但却可以诠释一切。我离开乡村大地,进入城市生活,几近三十年。但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一直都生活在植物中间。吃的蔬菜,养的花草,就连傍晚散步之目之所及的人为的景观带,精心打造的花境,以及散落在城市边缘的树木野花野草和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藤蔓植物。但它们,无一例外,都生长得很好。这让我不由得打心眼佩服,经风雨,一路坚强,生生不息,生命花开。

故乡的大地之上,生长着植物,也生长有我们,生长起袅袅炊烟的一日三餐,也生长出我们日益强壮的健康体魄。我的故乡地处皖中,襟江带淮,属丘陵地带,山多而水少,从某种程度上讲,植物的安身立命极为艰难,关键之处多在于一个水字。有一年大旱,爷爷每天都早起,天不亮就起床,车水灌田,挑水浇菜。土地,庄稼,是爷爷一生的命脉。向上数三代,我们家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乡村耕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分四季,努力加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植物的安身立命,也是乡村农民的安身立命,有了稻子谷物与粮食,有了棉花菜蔬与果子,才能养活一大家子。仓廩实而后知礼节。在乡村,生存历来都是第一要务。爷爷的安身立命在田野之上,奶奶的安身立命在菜园地里,父亲的安身立命在绿色军营,母亲的安身立命在基层工作,我们兄弟仨的安身立命在书本之中。

在很多时候,人们的想法就是那么的简单,一日三餐,吃饱喝足,然后,该干嘛干嘛。可植物就不一样了,它们无家可归,只可裸露于广袤的大地之上,时时要经历风吹雨打与日晒雨淋。有时,我也替植物鸣不平,它们的生存环境如此之恶劣,但它们又为何还生长得那么好呢?曾在某个风雨交加的夏日夜晚,父亲子立窗前,凝望着远方,看着那一地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植物。末了,父亲曾郑重地向我们兄弟仨说起——温室的花朵长不大,人,一定要经风雨,方能茁壮成长。父亲是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的,因为他在军营一呆就是多年。绿色的军营,绿色的植物,从某种精神层面上讲,它们的日月行踪都是一样的,向往光明,努力成长。

大地、天空、泥土、雨水、风儿、阳光、光合作用,构成了植物必要的生长要素。植物从植根于大地的那一刻起,它们就明白无误地懂得了一个既深奥

又浅显的道理,扎根大地,努力成长。这是一份精神,更是一种力量。来自大地深处,来自人间期盼,来自自身省悟,来自天空召唤。在每一个熟睡的夜晚与醒来的黎明,植物吐故纳新,植物默默生长,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新鲜氧气,一个又一个清晨的醒来,我们都备感大地的辽阔氤氲与清新鲜活,植物,确实功不可没。植物的安身立命,一步步正走进着我们烟火人生的每一份日常。粮食、蔬菜、野草、鲜花、树木、真实、美好、鲜活、生动。诗人海子说,植物和人类一样幸福,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是啊!活在这珍贵的人间,真好!植物的安身立命,在大地之上,在天空之下,在岁月之中,在世人心里。向植物学习,向阳而生。向植物致敬,努力成长。

多年之后,当我再次回到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故乡、大地、日月、阳光、雨露、风霜、雷电、植物、人们、乡村、农事,久远的回味,鲜活的记忆,一个个,一件件,一桩桩,一样也没有少。它们就像门前的树木、田里的庄稼、远山的青翠一样,一直以来都还保持着原有的模样。我行走半生,归来鬓已发白。这是一份成长的代价,这是一种生命的必然。植物的安身立命在故乡,我们的安身立命在异乡,故乡的岁月,异乡的日子,我们与植物都不会感到孤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欣赏,互相勉励,一路向

前,生命花开。呵呵!植物的安身立命在某种程度上教会了我们一路成长的本领,在自然风雨之中,在人生历练当中,坚韧,顽强,执着一念,奋勇向前。这是一种很好的乡村品质,这是一种很好的村庄精神。

植物弥漫与无边覆盖的乡村,绿意盈盈与一路花开的乡村,大地炊烟与夜晚宁静的乡村,吐故纳新与鲜活无比的乡村。哦!原来呀!植物的安身立命,一直都在那里!那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那里,春暖花开,春和景明。那里,荷花飘香,蝉鸣树间。那里,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那里,大地越冬,一地的冬日暖阳进门前的金黄草垛与竹林深处。归途如虹,飞鸟与人们,土著的乡人,异乡的游子,我们哟!哪一个,不打心里,感谢大地?感恩植物?养活养大,身体精神,岁月时光,诗意远方。如果说,我们站在岁末阳光下,非要给予植物一份礼赞,那我不用思考,定会脱口而出:感恩常在,感动非常。

植物的安身立命,我们的安身立命,相辅相成,互为交织,共同营造起一个又一个大美而又鲜活的烟火人间,尘世,人间,美好的人间岁月,但愿,我们能如植物那般,安身立命,笑傲苍穹,幸福人间,流连岁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黄山云海 荣风杰 摄

□随 笔

何为通达智者?

黄惟群

前些时有个电视专题报道“诸葛亮的后代”,我颇有兴趣从头看到尾,很有意思。一千七百多年过去了,诸葛亮的后人,还住在按他八卦图建造的村落古宅中,遵循他的遗训,同心同德、平平静静过日子。很感叹,也很佩服。感叹佩服的是诸葛亮,有这样的力量,将他的后人牢牢凝聚一起;也感叹佩服他的后代,对自己先人的忠诚崇拜一千七百多年不变。

电视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村落自备的诸葛小学中,诸葛亮的后代幼童们,齐齐背诵他的《诫子书》:“夫君子之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童音缭绕,该是很使人肃然的,却不知怎么,我看了不太舒服,困惑好一阵子,想的是:如此要求,于孩子是否过高?与心灵是否有悖?这样的准则生活,还能活出多大乐趣?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该是对具远大志向者而言,且只对远大志向中的一部分人。人的性情是不同的,对症下药,要求也不同。这且不说,光就卧薪尝胆的实际意义,也并非对谁都是好事。不是人人都胸怀大志的,也不是人人都适合胸怀大志。世上真能完成大志向的人有几个?太少太少!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代价太大。如果志没成,却一辈子寂寂寡欲,不成人生一大悲哀?

“静以养身,俭以养德”,也是对大多数人的不妥要求。现代世界越来越讲究心灵开发。人有七情六欲,一个社会中,人的普遍欲望越得到满足,这个社会就越进步,越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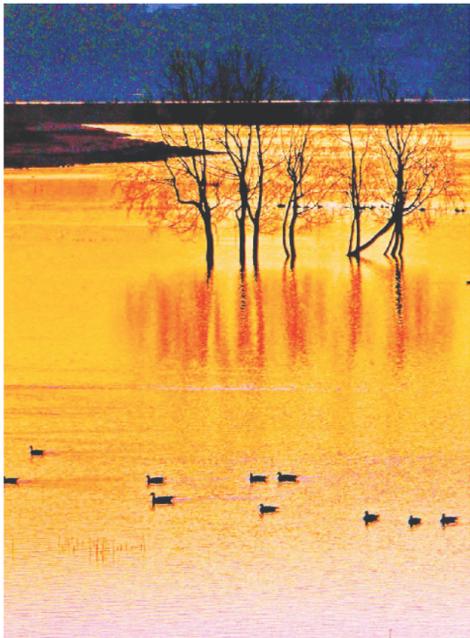
常有成人将“明志”“致远”“修身”“养德”之类当作座右铭。我总觉得不妥。几十岁的人,一盘棋是输或不输不赢都已定局。为养身修心,活得长久点,或为风雅,均可理解,若还想着远大前程,一鸣惊人,不客气地说,迂腐了。

我一向不刻薄自己。我非栋梁之材,也无意成为栋梁之材。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只要能够,怎么活得快乐就怎样活。

前几日,几个朋友来我家玩玩,喝了点酒,唱了点歌,很高兴,一直玩到凌晨一点,就这,我还不无惋惜,感叹道:“人间没有不散的宴席。”送朋友到门口,兴奋不减,我又说了句:“真希望日日派对,夜夜笙歌。”朋友接着说:“及时寻乐。”闻言,我双掌一拍,大叫一声:“说得对!”

及时寻乐这词,听上去飘飘然,一股消极,玩世、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味,历来没地位,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更不登大雅之堂。其实,及时寻乐,也即现在常说的“过好每一天”——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生命苦短,来去匆匆,今日社会越来越重视生命的质量。过好每一天,说来容易,做起来并不易,需要正面的人生态度,需要一份潇洒,一份豁达,一份肚量,一份智慧……真正做到,方可称为通达智者。



念湖晨曦 吕彭泽 摄

□小小说

放 飞

王奕君

老张俱内,在单位是出了名的。

老张平素脾气极好,提起这件事儿他并不否认,还乐呵呵地很知足的样子。多年来,老伴管理着包括老张在内的家中全部事务,而老张呢,常常是被闲置在沙发上,喝茶,看看电视,倒也轻松自在。

上周末工会组织去白洋淀,老张是唯一缺席的人。

老张不常旅游,有数的几次都是和老伴儿一起报名的。报名截止前一天,他鼓足勇气一说,老伴儿就伸下脸来,而且一反唠叨的特长,一晚上没说几句话。老张想了想,还是打消了出游的念头,服从了一辈子,又何必因为一件小事招夫人不高兴呢?

下午,老张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很是难熬,没到下班时间,他就找了个理由,推上自行车,出了机关大院。

不远处就是一个花鸟市场,他不急着回家,就推着车子一路走过去。

“看看这鸟儿?”一个笼子举到老张跟前。老张

漫不经心地用身体倚住车子,一只手扶着鸟笼。他没想买。老伴儿是绝不允许家里养这种不洁之物的,可是说不清为什么,老张竟也没有走的意思。周围人声嘈杂,老张的脑子里也乱糟糟的,好像有无数个声音同时在跟他说话,又好像并没有人跟他说话。老半天,他都凝视着那儿。

看着笼子里两个活蹦乱跳的小东西。笼子是金属的,精致漂亮,泛着银色的光泽,里面镶着小巧的碎花瓷碗,一个放水,一个放小米,很精心的安排。老张有点儿神思恍惚,不知不觉中,他的手指戳到了笼门儿。轻轻一推,“啪”的一声,门开了。笼里的鸟儿也都愣了一下。其中一只马上蹦了出来,先是一愣,接着就“扑棱”一下飞了出去。老张仰着脸,半张着嘴,忘情地看着那只鸟,看它扑打着柔软而灵巧的翅膀,画出一条优美的弧度,飞向了远处的天空。

在周围人的唏嘘中,老张掏出钱放在笼子上面,什么也没说,推上自行车,径直朝前走去。沿着这条路一直走,越过陌生的人群,他的整洁舒适的家,就在前面了。

□小小说

喊

鞠志杰

那么大嗓门啊?来来无奈地摇摇头,说没办法,她是纺织厂退休的,在车间和工友说话全靠喊。

那黄老太天天都喊些啥?其实可简单了,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早晨来了进了卫生间,时间长了些,黄老太就喊上了:“还不出来,还不出来,你都进去半小时了。”注意,这个“还”字发四声,声音喊出来后向下坠还加重,因而格外响亮。

要是到了星期天,喊得更多。为什么?和小丹对喊。别看儿子和儿媳怕她,孙女却不怕,有时,这一老一少喊起来就是一阵子。黄老太喊:“边玩手机边写作业,还能写好?”这个“还”字仍发四声,而且,黄老太特别爱说这个“还”字。经常说的短句有:

“还让人活了!”“还有个章程没?”“还听不听话!”那边小丹也跟着学,“还让人写作业了?”“您老还有完没完?”那腔调竟然也有点像黄老太,这基因可真强大!别看小丹这么喊,黄老太却不生气,只是跟她对喊。但黄老太从来不理人,别看嗓门大,喊出来的句子却没有一个脏字。

真是奇葩!所有知道黄老太的邻居都这么说她。因而,人们就想一睹黄老太芳容。可黄老太极少出门,也不跟邻居们在一起玩。邻居们都在亭子里打麻将打扑克,或者到小区的小广场跳舞,但黄老太根本不往前凑。每天也出来溜达一会儿,但通常都是早上,到早市买点蔬菜回来。买回来便开喊:“都几点了?还不起床!”这个“还”字仍

□诗 歌

大暑馥郁(外三首)

李志胜

雨线系着的箭羽,只有枝叶看得清
那亮晶晶的阵地
一片一片,连成了绿色的滩涂

鹰隼,山巅,骏马,高原……皆被幻觉收走
他只能在他斗室般的心田,建造庙宇

水军无数次冲锋
盆栽的柠檬树,冰雨绽放的白花
仅为沦陷区之一

岁月的雷雪与寒霜,早就搬清了关系
时下关心的是暑季的汗珠、蝉鸣
城市内涝的涨幅,昔年坑塘的下沉度,以及所有亲人的笑脸

内蕴的香气,倏降,急沉
积聚为越来越重的负荷,拖累花蕊

一个眺望的人因为怀揣烈焰被囚禁

飞不起来的梦想
不愿走落叶的路。偃旗息鼓前
寻找秋日接盘侠的念头,越发执著

自作自受的他,虽然放弃了一场大暴雨
但他心田的建筑废料,却无谁承接和搬运

纳 凉

寂寥的夜色被清风拱着
一匹黑绸在我面前翻江倒海
电动车的充电声里,躺着一位
打呼噜的小胖子
屋檐下传来视频——润润,我的孙子

音乐响起

所有的融入都灵动起来
包括少林棍、太极拳,舞剑上红缨

暑热就这样不甘心散去
我的座下是大海,是浮床,是拙椅
我的小院赛过世上最美的龙舟
葡萄架的顶棚,栅栏墙的护栏
四周树木、果蔬的暗影……都刻有好看的花纹

晨练老人的响鞭、陀螺
静心聆听者也比比皆是
譬如,广场四周的绿化树
树池里生发的小草
搬把凳子,坐着排队等打疫苗的大爷、大妈,少男少女
风,睡在大头觉里不觉得
清凉仅停在理论层面
就像路边,夜泊“秦淮近酒家”的货车,长途跋涉后的歇息
与音乐无关
就像岩石与溪水,音乐的淙淙流淌

夏夜搁置成一碗冰糖银耳汤
你的笑意漫不经心吹来
趴在手机屏上的蚊子,其前生
可是不惧海妖歌声的水手
我一边披拉信息泡沫,一边趁机捕捞

和傍水而憩的黝黑、黛绿
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
这时候,折扇在音乐声中展开,又合拢
跳绳子音乐声中忽上忽下
我忽左忽右的目光
因为心有所寄
把音符当中药颗粒,加煮微晨光凉的服
期待稍后的心想事成

一个眺望的人

一个眺望的人被囚禁。曾雄心勃勃的他
清晨仅剩下一扇半开的窗户

□散 文

天青色等烟雨

宋 扬

一夜雨疏风骤,暑热终于被赶跑了。清晨,小城湿地公园的一切都在燥热中沉静下来。

从小暑起,老天爷开始持续发力,入伏,更是每天赤日炎炎,威力一天盛比一天。那些初夏时还天天灼灼的虞美人、百合全都耷拉起了脑袋。一场雨,让柳枝柔了腰身,在风中荡,在风中摇;柳叶儿困着的脸也舒开了笑容,仿佛那雨是玻尿酸,是羊胎素,是立竿见影的回春妙药,让被骄阳烤蔫儿了的叶片一下子还了魂。你看,那每一片叶上都泛着柔柔绿光,水灵灵的,似少女的肌肤,婴孩的脸庞。

湖水涨起来了。不是春天,也自有一番“春江潮水连海平”或“潮平两岸阔”的幽旷之美。近处,靛浪轻涌,漾起来,一迭一迭。远方,它们却又平静得像一整块半透明的镜子或水晶,倒影着凝固着天空中薄薄的青云;小鱼二指宽,偶尔露出水面,白光一闪;往日潜藏在水的深处避暑的小鬼露出水面,三三两两。水面温度刚刚好,它们就那样悠悠然划过来,又悠悠然划向远处。

树和天空永远是鸟的天堂。一只花背斑鸠站立楼树顶梢,王者君临天下般俯瞰它脚下的我和这个世界。“叽喳喳”,它好像在指挥着什么;麻雀在灌木丛中蹦哒,对它们而言,

雨后的每一根枝丫都是全新的、有诱惑的,值得它们用双脚去亲近的;鹭鸶有硕长的脖颈和纤瘦的腿,每一次踱步,都像一个着唐朝玄衣的女子,一步一莲花。有时,它们飞起来,有节奏地扇动双翅,空气里,似乎就开始有香香的风在流淌了;从湖面吹来的风不再干热难耐,溜进耳朵,有一种清凉的清爽;平素里没完没了聒噪的蝉哪里去了?难道它们也趁着清晨的凉意屏息敛声了?莫非,它们正在为下一轮暑热开启时声嘶力竭的呐喊蓄养精神?

被暑热囚禁在空调房整整半个月的人们一个个都出来了。他们珍惜这酷暑中难得一遇的好天气,就像他们珍惜隆冬时节的一缕阳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很多时候,大自然亘古不变执行着夏热冬凉的天地时序,并不因人的喜恶而改变这一定律。有时,它也同情在烈日中苦苦挣扎的人类,施舍短暂的冷雨与凉风。然而,这种施舍也可能幻变为暴风骤雨,带来台风、泥石流,毁坏庄稼、城市,甚至危及人的生命。对此,我们人类束手无策,我们只能在尊重与适应自然的同时,默默祈祷大自然的恩赐不多不少,温温柔柔地来。

天青色又将烟雨。多么期待,这场雨,不大不小,来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是发四声。

就这样,黄老太已喊了五年,喊得小丹都上了大学。小丹一上大学,没有了对手,黄老太喊得少了。虽然少,但仍是喊,从不间断。

直到有一天——那天,人们突然听到来来家传来婴儿响亮的哭声,那哭声格外嘹亮,甚至超越了黄老太,人们就愣住了。也是怪,自从有了婴儿的哭声,黄老太就再也不喊了。

又过了些日子,黄老太竟然抱着一个胖娃娃走到邻居们中间,那叫一个喜笑颜开。黄老太逢人就讲,儿子儿媳孝顺啊,让我也抱上了孙子!

原来,因为儿媳是高龄产妇,竟然在家保胎八个多月。直到生了,人们才知道。又过了几个月,来来家又传来喊声,是小丹:“啊,你个小东西,还哭,还哭,再哭我不捏死你!”小丹放假回来了。

这时,久违了的黄老太的喊声破空而来:“还真胆肥了呢!我看你敢动你弟弟一指头……”这个“还”字仍然发四声。